

# 硬核追光，从实验室到星辰大海！

● 梁潇/文 王樱荣/图

“电路板不会说谎，0.5毫米的误差自有它的脾气。”

在劝阻学生冒险操作时，有一位老师常用技术细节诠释教育哲学。在扎实推进实验室建设与管理、深耕实验教学研究、改革和潜心培养创新人才的路途上，他一直在做迎难而上的先行者。

这位“宝藏老师”的育人图谱：获得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；多次获评国家级学科竞赛「优秀指导教师」；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，获得国家级奖13项；指导国家级/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11项，其中7项优秀结题；《高能天体物理空间探测虚拟仿真实验》国家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。

他，是陆翔，广西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正高级实验师，硕士生导师。

## 30年，为科研和教学保驾护航

早在1996年，陆翔便与实验教学管理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近30年以来，他见证了西大实验条件的巨大变化。



2018年，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迁入新大楼时，面对水电等环境条件的不完善，陆翔主动请缨，协同团队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学院的水电与环境改造。那段日子里，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改造现场，脸和鞋子沾满了灰尘，但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经过几年的建设，如今一座设施完善的学院大楼矗立在我们眼前。

“节假日是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点时段，需要我们格外重视。这时我会加强巡查，确保实验室安全运行，保障师生科研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。”

实验室的安全，是陆翔心中永远的牵挂。即使是节假日，他也总是习惯去实验室看看。他深知，安全是科研与教学顺利进行的前提。为此，他牵头建立健全了学院实验室安全体系，压实实验室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导师的安全责任，严抓实验室安全教育，实现实验室安全检查的常态化。他的坚守，让每一位实验人员都将安全理念牢记心间，为教学和科研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。

## 科教融合，让实验更有趣

面对高能天体爆发活动观测的难题，陆翔带领团队自主开发出了《高能天体物理空间虚拟仿真实验》课程。这门课程不仅解决了探测器研制周期长、实验耗时长等问题，更让初学者有机会接触天体物理实验，圆了他们的科学梦。

“很多非物理专业的同学来做这个实验，会感到空间探测很有趣，大家能够了解到很多东西。因为物理不仅能发散人的思维，一些实验理念对他们后续的科研也有很大帮助。”

目前，学习这门课程已有近5万人次，其中完成实验考核的达1.4万人次。学生在虚拟的仿真环境中，亲手操作，感受科学的魅力，锻炼实验操作能力，培养科研素养与探索思维。

这门课程不仅被认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、广西一流本科课程、中国教育技术协会首届数字教育示范案例（特色案例），更是向其他高校开放，实现了资源共享，惠及更多高校学子，获得了师生的广泛好评。

除此之外，为适应国家数字化教育，陆翔一直在探索新型教材建设模式，通过制作实验操作短视频及三维动画等数字资源，构建“扫码预习—课堂实践—课后研讨”的混合式教学模式，即教师团队上传数字教学资源后，学生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课前预习，待充分掌握操作要点后再进入实验室开展实践，这种教学模式既提升了预习效果，又显著提高了实验室使用效率。

他说：“有了课前预习，学生到实验室就有更多的时间跟老师探讨问题，开展研究性的实验。”

## 筑梦电子创新，当好引路人

2017年，在担任学院电子教研室副主任时，陆翔积极组织和发动电子专业的

学生积极申报大创项目，使得区级、国家级立项项目数量从最初一年仅有的5项左右跃升至20项以上。

陆翔翻着厚厚一沓的奖项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：“我从2014年开始指导学生进行创新训练，他们的作品入选过广西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成果，并获得多项授权发明专利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带的学生，他们都获评了优秀毕业论文……”

他在竞赛的组织、培训上事事亲为，日夜兼程，由于学生课程安排紧，很多竞赛又是在暑假期间举行，陆翔和学生需要舍弃大部分的休息时间来准备、参加比赛，而所有的努力都在他们的坚持下迎来了回报。

近年来，由陆翔指导的学生团队参加学科竞赛，获得了国家一等奖1项、国家二等奖8项、国家三等奖4项，区级奖50多项。

“这是我引以为傲的地方，因为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得国家奖真的不容易。”

陆翔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情谊，更是让人动容。陆翔回想起带学生外出比赛时的心情：“每次比赛都像经历双重考验，既满怀期待又倍感责任。无论多晚都要确认每个学生安全返回住处才能安心。”

这份牵挂不仅体现在安全管理中，更渗透在日常相处的点滴里。虽自谦“年龄上存在代沟”，但学生们评价他：“陆老师常在实验室陪我们研讨到深夜，不仅系统梳理知识框架，还主动对接行业资源支持备赛。”

“他会细致安排参赛行程，白天协调赛事、加油鼓劲，晚上带我们放松减压，连酒店选址都考虑交通便利性。”

从学术导师到知心友人，从专业引领到成长陪伴，学生们对这位“西大前辈”的称呼由“陆老师”自然转变为“老学长”，正是其亦师亦友育人理念的生动写照。

展望未来，陆翔表示将继续紧跟国家发展战略，瞄准社会发展需求，培养更多学生在国家紧缺专业——集成电路与系统集成领域取得更大突破。他坚信，只有将学生的安全和全面发展放在首位，才能培养出知识全面、能力卓越的综合型创新人才，为国家的繁荣和进步作出贡献。

陆翔的故事，是广西大学众多优秀教师的一个缩影。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，激励着每一位西大学子不断前行。（作者梁潇系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，作者王樱荣系广西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，本文原载于广西大学微信公众号2025年4月18日）

# 23年，她把“故纸堆”教成“爆款课”！

● 许友宏/文 黄颖宁/图

“一讲苏轼，全班眼睛都亮了！”

在广西大学的课堂上，有这样一位老师——她能让《窦娥冤》变成学生自导自演的话剧，把唐宋诗词变成“诗词rap秀”，甚至让壮族史诗和《论语》同台“对话”。

这位“宝藏老师”的硬核履历：中国古代文学史获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；“故纸堆里的新实践”——中国古代经典作品课程群之新时代激活探索，获得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；“苏轼的典型意义研究——从《习近平用典》谈起”，获得第一届广西本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教师“特色示范课堂”一等奖；中国古代文学史获得自治区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、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；“中国古代文学虚拟教研室”获批自治区级虚拟教研室建设点；“中国古



代文学虚拟教研室”获得首批自治区级普通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。

她，是阳静，广西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教授。深耕讲台23年，她把“高冷”的古籍变成了学生抢着选的“爆款课”。

## “故纸堆”里玩出新花样

别人眼中的“老古董”，到了阳静老师手里，全是宝藏。

2020年，中国古代文学史获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；2021年，她带领团队建设的“中国古代经典作品课程群”项目，获得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，创造了学院历史最好成绩。通过“故纸堆里的新发现”和“故纸堆里的新实践”，主动回应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时代之问，在思想内涵解读和教学形式创新上实现了“故纸堆”里的“激活”实践。

在教学实践中，阳静教授团队注重将古代文学与地方文学文化相结合。在讲授先秦文学时，老师们会引入壮族史诗和布洛陀文化；在探讨近代文学时，则会讲述广西文人朱琦和岭西五大家、临桂词派的传奇故事。

“让地名变成家园，扎根家乡沃土，建设壮美广西。将本地文化融入古代文学教学，以感应式的教学共鸣引领学生的专业成长和人生志趣。”阳静教授这样解释她的教学理念。

她的课堂从不“照本宣科”：“仰望夜天月如钩，后厅寂静听更漏，离乡已有……”宋元文学史课关汉卿专题可以放在文学院六楼小剧场。在她的课堂上，学生们可以通过写剧本、演话剧去直观感受元代杂剧的市井演出，理解关汉卿戏剧观念的“本色当行”。

唐宋诗词的鉴赏阅读也可以是才艺展示的音乐会。学生们尽情表现，倾尽个人种种技能，或歌舞，或朗诵，或二胡小提琴演奏，以各种自己喜欢的、擅长的方式，陶醉于谪仙人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的浪漫中，与杜甫一同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与苏轼一起寻找“未寝”的“怀民”，酣畅表达个人感情的古今共鸣。

“每次看到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的展演当中，就像看见古代文学的种子在青春的心灵里不断发芽开花。”

阳静认为，古代文学教学不能只停留在文本解读层面，思想内涵解读需要与时俱进，教学形式需要契合大学生的成长轨迹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时势、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。

在她的努力下，原本被认为“曲高和寡”的古代文学课程，如今已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热门课程。

## 深耕23年，“坚定地走下去”

二十三载春秋，阳静教授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，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实践。她带领团队打造“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”“《诗经》导读”“《论语》导读”“苏轼研究”“《红楼梦》研究”等不同性质和层级的课程群，不断推进民族地区综合性大学中华经典作品课程群的建设，以适应国家新文科建设大趋势。

“五千年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文明，给予我根本的精神力量，它有太多的优秀传统文化。”

阳静自豪地说。在这里，她总能够寻找到一种精神依托，一种为人处世的坚守，支撑自己一直走下去。

她以满腔的热情和深厚的学识，滋养着一届又一届学子的心田，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
## 耕耘不辍，“让种子去发芽”

“三尺讲台深耕作，只待新雷第一声。”

“我愿意当老师，也很愿意看到学生的成长，这会让我很有成就感。”

阳静对教师这个职业充满了高度认同感，真正地去热爱着这份事业。每临盛夏蝉鸣之际，阳静都要指导本科毕业生做论文。每次俯身，是一份责任，更是一份期望；每处落笔，是一份认真，更是一份真心。在她的悉心指导下，许多学生的论文获评广西大学优秀毕业论文。

“我一直在思考、在实践的，就是怎么以自己的专业去服务我们西大，去建设培育我成长的地方。”

阳静不仅致力于教学，还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。她立足学校边疆民族地区综合性大学的特点，领导团队开设“走进广西书院”“历史文化名人与广西”等壮美广西系列通识校选课。以课堂为载体，将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巧妙融入课程教学中，实现民族文化融合教育，激发边疆学子的文化认同和自信。

她说：“我觉得我是一名耕种者，学生的成长就是我最大的收成。”从夯基垒台到积厚成势，阳静用23年证明：故纸堆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是流淌千年的血脉。在她的课堂上，李白依然举杯邀月，苏轼还在赤壁怀古，而学生们的眼睛里，闪烁着文化自信的光。

在中国古代文学这片土地上，阳静怀着一颗初心，带领着学生，坚定地走着。（作者许友宏系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，作者黄颖宁系广西大学文学院学生，本文原载于广西大学微信公众号2025年4月8日）

# 忆叶嘉莹先生的一次北大讲座

● 张惠

有的人你只见过一面，但是对其印象却历久弥坚、馨香不散，比如叶嘉莹先生。

那时我还在北京大学上学，突然有一天，同学们奔走相告，说加拿大的叶嘉莹先生要来北大做演讲了。正是少年情怀总是诗的年纪，听叶嘉莹先生如何阐释诗词，自然对我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而我之前还看过关于叶先生的一些文章，知道诗词与叶先生的深深连结。她少年丧母，后来又去加拿大打拼，好不容易人生稳定幸福，却遭遇了女儿女婿在车祸中双双丧生的惨剧。而最终，她选择用诗词超越生命的苦难。

听叶嘉莹先生的讲座时，我有两次感到吃惊。第一次是因为她讲了唐代诗人温庭筠的《菩萨蛮·小山重叠金明灭》：“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贴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”这让我感到意外，因为无论在文学史的书写还是我们的固化概念中，温庭筠在填词方面似乎都比不过苏轼、李清照等后世开宗立派的作家。从作品而言，这首《菩萨蛮》既没有柳永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晓风残月”的惆怅，也没有周邦彦“年去岁来，应折柔条过千尺”的深情，更没有苏轼“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”的豪迈，以及辛弃疾“我看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的狂傲。就算跟同时代的作品相比，它应该也不如李白一首“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兵碧”的《菩萨蛮》，更不用说李白那首气魄雄浑、动人心魄的《忆秦娥》了，仅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八字，兴衰之感，均寓其中。温庭筠的这首《菩萨蛮》，只是在铺叙屋里的陈设，美人的头发、妆容、衣服，而且说完就完了，言尽意止。这样一阙词有什么值得讲的？我倒要好好听听。

叶先生讲解得非常细腻，比如讲到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，提到有多种不同说法，有说是屋里的屏风，有说是美人头上插戴的饰金小梳子，等等。在她的娓娓道来中，我们面前仿佛展开了一幅画卷：绘制着金碧山水的屏风被阳光一照，上面的金光隐现明灭、流光溢彩。油光可鉴的青丝犹如乌云，似乎要流淌过雪白的香腮。慵懒的美人慢慢描画蛾眉，为了化好满意的妆容而梳洗了很久。好容易打扮完毕，侍女前后各执宝镜，照出她的情影，全身上下无一处不妥帖完美。她身上穿着簇新华贵的绛罗短衣，贴身的金鹧鸪似欲飞动。

不过，直到这时，我依然没什么触动，觉得这不过就是一首画面描写得生动的摹物词。但叶先生接下来的话，瞬间将这首词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：这个女子梳洗打扮为什么这么迟呢？为什么对她的衣服和妆容做这么精细的描摹呢？那是因为她君王根本没有来她这里呀，所以她只能无望地等待，在孤独寂寞中消磨时光。衣服上的金鹧鸪特别强调是成双成对的，更反衬了她的孤独。

叶先生的解读，就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这首词表面之下隐秘的人物内心世界，使人对千年以前那个美丽而又幽寂的女子产生了深深的共情。而通过叶先生对这首《菩萨蛮》的解释，我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《甄嬛传》以它作为插曲的贴切性。那些深宫中的女子打扮得争奇斗艳，甚至比这个只重视仪容服饰的美人更费心机，但是无情最是帝王家，她们最终不得不接受皇帝的寡情薄幸……

第二次吃惊，是因为叶嘉莹先生突然吟诵了起来。那时，吟诵在内地还是很少见的，而且叶先生没有铺垫，直接微闭双目，开始抑扬顿挫地轻歌曼吟。

初听还有些不习惯，因为我们常见的是朗诵，而朗诵的停顿、音调和吟诵是不同的。但慢慢地，随着她声音的高低起伏，我们仿佛攀援到另一个境界并沉浸其中。我也由此想起一个典故：王昌龄、王之涣与高适雅聚于旗亭一隅，偶遇四位歌女在此表演。三位诗人相约，暗听这些歌女都会演唱谁的诗，以此来定输赢，看到底谁的诗最流行。首位歌女开口：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王昌龄微微一笑，此乃其《芙蓉楼送辛渐》。继而，另一位歌女轻启朱唇，吐露的是高适的哀婉之作《哭单父梁九少府》：“开筵泪沾臆，见君前日书……”第三位歌女登场：“秦帝昔开明殿开，暂将团扇共徘徊。玉颜不及寒鸦色，犹带昭阳日影来。”竟是王昌龄的《长信秋词》再次回响，其才情之盛，可见一斑。此时，王之涣指着最后那个最美貌的歌女戏言，若她不吟唱我的诗篇，便誓不再与诸君争锋；反之，诸君则需拜我为师。但见那最美歌女启声，唱出了《凉州词》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诗人们相视而笑……

唐代文人的诗作常被乐官谱曲并由歌女演唱，以此方式广泛流传，因而也留下这“旗亭画壁”的千古美谈。将诗歌配乐演唱的做法并非唐代首创，中国古典诗歌诞生后，诗与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紧密相连的。从《诗经》到汉魏六朝时期盛行的乐府诗，大多可配乐演唱。南北朝之后，诗词格律逐渐形成，诗与乐日趋分离。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文学体裁，以适应配乐演唱的需求，于是长短句形式的“曲子词”应运而生，这便是兴于唐、盛于宋的词。遗憾的是，时至今日，古代配以诗词的音乐大多已经失传。

因此，叶先生的吟诵，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“古风”。在加拿大，叶先生的诗词课那么受欢迎，或许和吟诵也不无关系。伟大的诗人荷马据说是一位古希腊吟游诗人；俄狄浦斯放弃王位后，也是将自己的故事传唱给别人。想来，叶先生的吟诵让本国的学生听到追溯千年的回响，也会让异国的学生感到异曲同工之亲切。（作者张惠系广西大学文学院教师，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报2025年2月27日第6版）

公益广告



自治区文明办 宣

广西新闻网